

·新视界·

军事法与军事伦理关系初探

薛 洪

(西安政治学院 军事法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 军事伦理和军事法作为上层建筑的成分, 都是对军事行为加以规范、控制, 并通过规范、控制军事行为来调整军事社会关系。虽然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区别, 但并非各自属于相互排斥的独立系统, 而是客观地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军事法对军事伦理道德起着保护的作用, 并促进其发展; 军事伦理规范对军事法律制度则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力量, 对军事法的实施起着辅助的作用, 对培养和影响军事主体对其现行军事法律制度采取什么态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军事行为; 军事伦理; 军事法

[中图分类号] E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781(2006)05-0078-7

[收稿日期] 2006-09-05

[作者简介] 薛洪(1958-), 男, 四川人, 法学硕士, 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自古以来, 在战争和军事的领域, 战争行为和军事行为就不同程度地受到一定规范的制约。根据其表现的形式不同, 这种行为规范可以分为军事法规范和军事伦理规范两大类。然而, 作为战争和军事行为规范的军事法和军事伦理, 两者并非各自属于相排斥的独立系统, 两者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 军事伦理进入军事法学的研究视野, 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军事伦理、军事法与军事行为

作为行为规范, 无论是军事伦理还是军事法, 最直接的作用对象是军事行为, 二者都是通过影响军事主体的行为和影响军事社会关系而发生作用的。

(一) 军事伦理对军事行为的影响

军事伦理是一个大的概念, 它涵盖一切与战争和和平问题相关的军事道德问题。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 战争就一直与人类相伴而行。战争需要道德也呼唤着道德。战争与道德密切相关的现象促使人们思考: 什么样的战争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什么样的和平在道德上是值得追求的? 公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国防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战场上怎样体现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 在战争前怎样备战、在战争中怎样应战、在战争后应怎样消除战争造成的苦难以及军人应该养成什么样的武德? 等等, 这些问题实际上即是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

在军事活动领域中, 军事主体对于军事客体(人或物)行为态度所决定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所以具有道德意义或价值, 是由于这一关系直接发端于人们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 通

过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等观念形态表现出来，最终对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的前途、命运产生影响，触及人们的根本利益。可以说自从有和平与战争问题以来，就有军事活动中的道德问题。在古代，许多有识之士就不同程度地探讨军事道德问题。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孙武、孙臆、吴起等为代表的兵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军事伦理思想。在治军方法上，兵家除强调“法制”或“法治”的作用外，也非常注重德育的作用，如孙武把“道”放在“七计”的第一个问题，即把道德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他还非常强调将帅的道德修养在战争中的作用。孙臆治军有一句名言：“德行者，兵之厚积也”。意谓德行是军队的凭藉。吴起在《图国》篇中对政治道德和军事的关系作了颇为深刻的说明，提出了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

《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对精神要素即军事伦理素质特别重视。他把战争视为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军事行动进行的一场较量，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他还把精神要素列在五种战略要素的首位，认为主要军事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作为资产阶级军事家、思想家的克劳塞维茨在19世纪初就能认识到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表现出了比以前的军事家更全面深刻地对军事伦理素质的认识，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伦理也愈来愈受到重视，这是因为现代高技术战争、信息战对军事活动主体的专业化要求愈来愈高。现在的官兵不仅是战斗员更是作业员。现代战争所具有的技术含量愈来愈高，操作现代化武器系统需要有较高的技能、专门的见解和知识。作为军人，要求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即必须有最严格的伦理原则或道德判断来运作。因为军事专业是一个制度化的专业，它涉及人最脆弱的一面——即生与死。掌握现代化武器的军人其个人的责任攸关千百人，甚至上万人的生命。在海湾战争期间，有多少人的生命系于美军爱国者导弹部队的少数操作员手中？因此，作为专业化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专业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更应具备军事伦理所强调的诚实、忠贞、勇气与道德的完整，才不会背叛国家，滥杀无辜。因而军事行为的主体在军事活动中的道德问题，都是我们所应关心的，也都是当代军事伦理学所要研究的。

（二）军事法对军事行为的影响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看，军事法所调整的是军事社会关系，而其规范的或直接作用的则主要是军事主体的军事行为。因此，军事法功能的直接表现状态是对军事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军事行为指引、军事行为评价、军事行为制裁和军事行为教育。

军事行为指引是军事法通过对军事主体权利义务的规定，提供军事主体（主要是军人）进行军事活动的行为模式，引导官兵在军事活动中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一般法律设定的行为模式，有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三种。军事法当中虽然也有大量的军事权利性行为规范，但是与其他部门法相比，义务性规范、权利义务复合性规范较多。这一特点与军事行为的严酷性、牺牲性有关系。因此，根据军事法律规范内容所提供的行为模式的特点，军事法对军事行为的指引主要是义务性指引或权利义务复合性指引，军人在平时、战时都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在战争中，要保护平民，保护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保护战俘等，即要求军人应积极作出军事法要求的行为。此外，军事法对军事行为还有许多禁止性指引，即军事法规定禁止军事主体作出一定行为，比如禁止危害作战利益，不得违反部队管理制度，不得损害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军事设施，在战争中，禁止危害平民、虐待战俘，等等。

军事行为评价指军事法为军事行为评价提供了标准，根据军事法，我们能够准确评价一种军事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军事法是军事行为规则，也必然是军事行为评价的标准。根据军事法，就能够评价一种军事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该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军事法与普通法一样，也反映了一定的价值观，根据军事法律还能评价某一军事行为是否正义。在军事活动领域中，军事道德及其他社会公德等也是军事行为的评价标准。但相比之下，由于军事法是刻意创制

的并与国家强制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军事法是形式更为严格、统一和更具有权威性的评价标准。

军事行为制裁是指军事法针对军事主体危害国防利益行为和违反军人职责行为而对违法者施加不利的法律后果,这种不利后果通常表现为剥夺一定既有权利或追加一定的义务。军事行为制裁是为了恢复被损害的军事社会关系,也是为了防止这些违法行为的再发生。军事法通过施加不利的法律后果来制裁军事违法行为,这种不利的后果应事先就要规定在法律中,而不是事后根据行为才确定。而且与普通法相比,军事法对军事违法行为的制裁规定应更严。因为军事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国防和军事利益,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军人甚至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军事法对军事行为的制裁是通过国家设置的专门的军事审判机关和军事审判人员来实施的。

军事行为教育是指军事法通过其规范和实践教育活动教育军事主体接受一定的行为方式,培养一定的行为习惯。军人与普通人一样,其军事活动方式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军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从部队这个大家庭中习得军事行为方式、军人价值观念等军事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军人的军事化过程,即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合格军人的过程。军事法是一种行为模式,它通过规则和实践,包括维护军事合法行为和制裁军事违法行为,提供军人行为学习和选择的样本,也通过这些活动,传播军事法所包含的价值观,培养军人的价值信念。这种军事行为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军事主体信任军事法、遵守军事法和维护军事法,确立军事法律具有极高权威的意识,使依法治军的军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得以真正实现。

二、军事法与军事伦理关系之静态分析

军事伦理和军事法作为上层建筑的成分,二者都是对军事行为加以规范、控制,并通过规范、控制军事行为来调整军事社会关系。作为行为规范,军事伦理与军事法二者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在作用上相互补充。

(一) 军事法的产生是军事伦理规则演变的结果

军事伦理与军事法虽然都是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的,但从二者产生的时间顺序上看,军事伦理现象要早于军事法现象而产生。从军事法制史上看,军事行为,特别是战争行为的特殊性产生了对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军事伦理加以规范化、赋予强制力的需要。因此,成文的军事法制应运而生。文明社会尤其是宪政时代以来,军事伦理规范和思想观念的很多部分内容逐渐被提升、反映为军事法,并且军事伦理的核心价值作为法的精神,又被用以国内军事立法和国际战争与武装冲突以及人权保护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从而对军事秩序起到了很大的强化作用,对战争行为、军事行为的规范作用亦明显增强。从这一点来说,大多数军事法律规范来源于军事道德规范,军事法律规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是成文的“道德”法和道德律令。

当然,从军事伦理到军事法制的这种逻辑关系模式,并不表明军事伦理与军事法制之间具有机械意义上的一致性,甚至即使对于作为提升对象的具有广泛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那一部分伦理思想内容而言,仍须经历统治者的利益分析、观念上的过滤选择以及技术上的修正调整或补充以后,方能进入军事法制的界隅。但是,军事伦理与军事法制之间的传承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

(二) 军事伦理道德建设对于军事法制化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

首先,军事伦理是军事立法的基础。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是说军事立法者的道德素养对军事立法工作的重要影响。道德素养对立法者的制约和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立法者良心的塑造。良心作为内化的道德规范,在对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检查、行为过程监督、行为后果的自我评价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其二是说军事伦理规范对于军事法律规范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这是因为:一是基本的军事伦理规范是军事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二是先进的军事道德规范

是军事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从历史上看,不同社会形态的法制的更替,都是以先进的道德价值观念为先导的,如果没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这些先进道德的引导,我军法制的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其先进性也难以获得保障。三是良好的军事道德规范是评价军事法律规范成效的主要标准之一。好的军事法律法规必须能够体现和弘扬军人的美德和良心。如果军事法规条令违背军人的良心,那么,这样的法律在今天很难称得上是一部好的法律。因此,我军的军事法律法规、条例条令的完善和改进,应当把我军优良道德规范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

其次,军事伦理是军事执法和军事司法的基础。孟子曰:“徒法不足以自行。”军事法只有依赖于人的落实方能得以推行,而人执法和司法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内在的道德和智慧,它要求军事执法者和司法者得要良心来运用权力。从法的制定到法的实现,从“不说话的律”到现实中“栩栩如生的律”,军事执法者、司法者的道德素质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军事法作为法律规范,也不可避免地会包括有一定的模糊性内容,执法、司法活动中能否公正、准确地把握军事立法的宗旨,体现军事法的原则和精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事执法、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加之以社会关系复杂多变,而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和僵硬性,立法者为了尽量使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可能会有意采用一些原则性、模糊性规定,这就要求执行、司法者能够就具体问题加以具体分析和处理。但能否如愿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事执法、司法者的道德素质。此外,在军事司法领域,道德和良心对于司法者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因为司法者总是能或多或少地享有司法裁量权这项权力能否被恰当地使用,就只能厚望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

再次,军事伦理是军事守法的基础。一位西方法学家有句名言:“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当大多数军事主体对某一法令不屑一顾时,就会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军事法为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其实现固然依赖于执法水平的高低和执法力度的强弱等外力因素,但军人自觉守法的意识及道德素养,对于军事法的实现却是持久、稳定、可靠地发挥作用的内在因素。由于军事伦理和军事法同出一源,两者都是维护军队稳定秩序存在的手段,都是军队核心价值观念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因而,军事法获得军人的自觉遵守,客观上依赖于军人良好军事伦理道德的熏陶和养成。军人守法自觉性的高低与其道德水准的高低有着显著的正比关系,军人对军事法律、法规的认同和信仰的基础,正在于其良好的军事伦理道德素养。

(三) 军事法精神的聚合要求以军事伦理核心价值为基础

军事伦理核心价值是军事伦理观念的升华,是军事伦理规范体系的思想基础,是军人品格培养、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养成的精神支撑,它对于军人行为具有导向性、稳定性规范作用。我军军事伦理以忠诚、责任、勇敢、荣誉和纪律为核心价值,对于上述内容,我国法律有很多具体的要求。例如,《国防法》第56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忠于祖国,履行职责,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捍卫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第57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军事法规,执行命令,严守纪律。”《纪律条令》对此也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对于违反忠诚、责任、勇敢、荣誉和纪律等义务的,我国新刑法第10章设定了投降敌人罪、叛逃罪、泄露军事秘密罪,非法获取或者提供军事秘密罪,违抗命令罪,隐瞒、谎报军情或者拒传、假传军令罪,临阵逃脱罪,造谣惑众罪,私放俘虏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逃离部队罪,武器装备肇事罪,虐待部属罪,虐待俘虏罪,掠夺居民财物罪,残害无辜居民罪等罪名,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我国法律对忠诚、责任、勇敢、荣誉和纪律等军事伦理核心价值予以法律化以后,这些核心价值便凝结成为我国军事法的内在精神,是我国军事法的精髓所在,它以强力要求军人必须遵守,并要求军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成为军人履行职责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四）军事伦理作用的发挥需要以军事法为保障

军事理论属于道德范畴，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具体来说，军事法对军事伦理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军事伦理的法律化立法，使基本的军人道德规范和义务获得法律的表现形式，从而使军事伦理获得法律的强制力和法律制度上的优势。二是军事法规、条令条例本身所体现的武德精神和军事道德原则，为广大官兵设定了一个道德的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决大多数官兵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军事法律、法规（包括各种条令、条例等）所设定的道德范围内处理各种行为和社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军事法规的遵循和服从，其本身就是对军事伦理道德原则的维护，就是“有德”的表现；军事法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就是军事行为主体武德教化的过程。三是军事法律、法规为军人提供了行使其道德权利的空间。这是指每一个战士、干部都拥有对其他战士、干部，对某一军队单位乃至对整个集体进行道德监督、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而这种神圣的权利必须依靠军事法律、法规来保障和支持。因此，军事伦理与军事法二者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军事伦理着力通过提高军事行为主体的内心觉悟和建设其动机文明，来端正其军事行为文明，军事法则着力通过约束军事行为主体的外部行为和建设其行为文明，来开掘内心文明；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军事伦理着力强调建设军事个体的行为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军事群体文明的提高。军事法则侧重于建设军事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撼个体的越轨行为；在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军事伦理着力于强调军事主体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军事法则着力于维护军事主体的权利，强调其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军事法律作为外在形式和刚性约束，其内核包含着军事伦理道德精神。摒弃军事伦理道德精神的军事法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只有法律的外壳而没有感召人的力量，只有一时的强制力而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军事行为也是变化多样的，再完备的军事法律条文不可能都触及到军事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军事法未涉及到的环节和问题，军事伦理道德就能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军事伦理在把我军建设成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中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好军事法调整和军事伦理调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发挥二者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地作用。

三、军事法与军事伦理关系之动态分析

军事伦理调整与军事法调整作为对战争或军事行为进行控制的两种基本方法和手段，二者虽有不同之处，但也有其相通的地方。

（一）军事法调整与军事伦理调整的区别

军事伦理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军事伦理思想观念、军事伦理规范、军事伦理实践及由此产生的军事伦理秩序。与此相对应，军事法也存在军事法律思想观念、军事法律规范和军事法律秩序三个层面。军事法与军事伦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二个层次，即规范层次上。因为军事法律规范和军事伦理规范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两者至少在技术上存在着明显区别。

一是表现形式不同。军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在军事领域的法律化。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将其军事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军事法。因此军事法律规范也是国家意志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具有明确、具体的内容。因而，它也是借助于特定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在典型意义上，军事法也是以某种法律文件的形式而存在着的。而军事伦理主要是通过军事活动主体的道德内化机制形成的，即军人的伦理道德知识以信息的形式被军人个体所感知，经过具有道德意义的判断取舍，引起情感共鸣，完成道德理想定向，形成坚定的道德目标信念和自觉的道德行为。但军事伦理规范与一般道德规范又有所不同，道德规范无需由某个国家机关加以制定和认可，也无需一定要在某些文件中加以文字记载，它更多地表现为风俗礼仪、乡规民约等，它的内容存在于

社会成员的观念中，并通过人们的行为和言论表现出来。而军事道德规范往往需要由国家机关，特别是军事机关加以制定和颁发，如总政治部颁发的《军人道德规范》。因此，军事伦理往往是由若干法令、规定或传统、惯例所形成的一组规则，它既可能是正式颁布的守则，也可能是纪律等非正式规范所构成，用以统摄、指导军事人员的行为。

二是体系结构不同。军事法体系是指由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军事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军事法体系是全部的现行军事法分支部门的法律规范所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从纵向看，存在着宪法军事条款与军事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隶属关系；从横向看，存在着各军事法部门的平行关系。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军事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围，其规范体系也可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如军事道德原则、军事道德规范、军事道德范畴以及军事主体在一些特殊领域的道德要求等，但这种规范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部门或分支部门划分，更不存在效力、等级的划分。

三是作用范围不同。军事法调整的范围是以有关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为主体的军事社会关系，包括：国防建设领域的军事社会关系，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军事社会关系，武装力量内部的军事社会关系，武装力量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对外军事关系等。军事法调整的并不是无所不包或囊括国家军事利益关系的全部。因此军事法只调整那些对武装力量建设有比较重要意义的军事社会关系，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涉及国家军事利益关系的一切方面都作出明确规定。应该说，军事伦理所调整的也主要是军事社会关系，但军事伦理所涉及的军事活动主体，除军人之外，还有国家、政府、政党、民族、民众等，这些主体在军事活动中的道德问题。因此，在调整军事社会关系的广度上，军事伦理比军事法更宽泛些，可以说在涉及国家军事利益关系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军事伦理的调整。军事伦理规范不仅将触犯军事法的行为列为其评判的范围，而且对许多军事法不加干涉的行为也要评判其是非善恶。因此，某一军事行为在军事法上没有过错，不等于在军事道德上无可指责；反之，违反军事道德规范的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军事违法行为。

（二）军事伦理调整与军事法调整的共通性

首先，军事法与军事伦理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基本同步。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不同的，道德规范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发展而发展。法律规范是随着私有制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其产生明显晚于道德。“军事法是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和战争一样也是在私有制度的基础上，在王权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1]（P9）在私有制产生之前，既没有真正意义的战争，也没有军事犯罪现象，因而也就没有军事法。因此，军事法和普通法都是在同一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的时间大体相同，共同构成社会法制的重要内容。军事伦理规范的产生则不象一般道德规范那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同步的，它与军事法一样，也是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产生，出现了带阶级政治的战争。“在战争中人们初步认识到了道德在战争中的作用”，“开始考虑军事道德起源问题”。[2]（P2）但这一时期的军事伦理观念与宗教意识相混淆，人们未能把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战争要素来认识，没有提出系统的军事道德要求。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战争频繁且规模愈来愈大，战争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这时，社会各阶级、阶层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对战争及军事伦理诸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军事道德思想，如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以孙武的《孙子兵法》为标志，中国军事伦理思想宣告形成。

其次，从观念层面看，军事法律观念和军事伦理观念基本是同一的。它们都是在军事活动、武装斗争特别是战争中形成的，是对军事活动及军事主体之间关系的看法和主观认识。两者潜藏于军事价值观念之中，并融为一体。从法的角度看，这一部分叫军事法律观念；从伦理的角度，这一部分叫军事伦理观念。因此，我们对某一军事行为或军事活动作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

的价值判断时，往往既用了伦理观念又用了法律观念，两者难以区分。这也就是说，军事伦理观念和军事法律观念所指的是同一类东西，而两者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类东西的不同表述而已，这一类东西即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正义、公正等价值观念。当然，在理解两者的同一性时必须注意，这里的军事伦理观念和军事法律观念指的是国防、武装力量建设领域中大多数军事主体的共同观念，而不是个别的、少数军事主体的观念。

再次，从秩序层次来看，军事法律秩序和军事伦理秩序是很难区分的。秩序主要表现为军事行为及相互关系的有规律性和协调一致性。军事法律秩序和军事伦理秩序只是指这种秩序符合军事法或军事伦理的要求。军事行为或军事活动是有秩序的，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秩序，而不能是几种不同的秩序并存。而这种秩序，很可能既符合军事法的要求，又符合军事伦理的要求。这也就是说，既是军事伦理秩序又是军事法律秩序。我们无法想象，在军事领域中会存在只符合军事伦理要求而不符合军事法要求的秩序或只符合军事法而不符合军事伦理要求的秩序。在这里，军事伦理要求和军事法要求的相通性，或者说军事伦理秩序和军事法律秩序的相通性是来源于军事伦理观念和军事法律观念的同一性，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在一个国家里，军事法与军事伦理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统治阶级军事意志的表现，其共同使命都是规范和调整军事主体的军事行为，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军事法律规范与军事伦理规范虽然存在诸多区别，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法对军事伦理道德起着保护的作用，并促进其发展。而军事伦理规范对军事法律制度则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力量，对军事法的实施起着辅助的作用，对培养和影响军事主体对其现行军事法律制度采取什么态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周健. 军事法史纲 [M] .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00
- [2] 赵枫. 中国军事伦理思想 [M] ,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陈开先

The Relationship of Military Law and Military Ethics

XUE Hong

(Xi'an Politic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8)

Abstract: As part of upper constructors, military ethics and military law regulate and control military acts, and adjust military social relationship through this.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y are not quite different system independent to each other, they are relying each other. Military law safeguards military ethics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military ethics assists and military law, has significance on the attitude of subjects towards military law.

Key words: military acts; military ethics; military law